捧腹編

捧腹編目録

卷八

舊唐書

恐勞遠取　有降事否

噉人滋味　李緯好髭鬢

自撻都街　千字文爲語

餘石豈能自反　婦翁與女婿

伏獵侍郎　瑞雷

肉眼不識陛下　狀杜弄麞

手打賊　誦經攘寇

屎液俱下　麞頭鼠目

請罷拾遺補闕　何得將元平兒來

不復偶公輩　知渠合死

不足煩相公寄意　囁嚅翁

適從何處來　銀杯羽化

走爲上計　未聞良醫能治老

束帶立于朝　四其御史

糞味今苦　此即好事

以身爲犧牲　嘲崔善

唐書

殺五百豈不定　以賜尉馬

文武豈有種　墨汙爾

又思天子　齋娘

昵宴近臣　吾請北面

隨駕隱士　亦不敢留君

丘之禱久矣（前不同）　彼李揆安肯來

殺爾金馬牲　爲我了果事

良醞可戀　有深意

頸豈頑奴砥石　戲崔林優劣

捧腹編卷八

茂苑許自昌玄祐父輯

四明陸炳台公輔父校

東方朔別傳

面長一丈餘

漢武帝對群臣曰相書云鼻下人中長一寸年百歲東方朔因在側大笑有司奏不敬方朔免冠云臣誠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耳帝問之朔曰彭祖年八百歲果如陛下之言則彭祖人中長八寸以此推

之彭祖面長二丈餘矣

三輔決錄

景卿惜錢

平陵士孫奮貲至一億七十萬富聞京師而性儉吝從子端辟梁冀掾奮送絹五疋食以乾魚嘗宿客舍顧錢直甚少主人曰君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耶

此輩太多士孫不特復讀者矣

拾遺記

渴羌

羌人姚馥好讀書嗜酒每醉歷月不醒好啜濁嚼糟

常言渴於醇酒群輩常弄狎之呼爲渴羌及晉武踐
位忽思見馥立於堦下帝奇其倜儻擢爲朝歌邑宰
馥辭曰氐羌異域遠隔風化得遊中華已爲殊幸請
辭朝歌之縣長充馬圉之役時賜美酒以樂餘年帝
曰朝歌紂之故都地有酒池故使老羌不復呼渴馥
於堦下高聲對曰馬圉老羌漸染皇化溥天夷貊皆
爲王臣今若歡酒池之樂受朝歌之地更爲殷紂之
比乎帝撫玉几大悅卽遷爲酒泉太守

魯國先賢傳

取吳半

東門與歷吳郡濟陰太守所在貪濁謡曰東門與取吳半吳不足濟陰續

王隱晉書

太傅負物

王尼見太傅越曰公負尼物越答初不識此事尼曰昔楚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執政不能奉禮率法至使盜賊公行則是與自盜無異也尼拾貲財軍寇掇略公爲宰輔未能禁賊令尼窮困是亦明公負

宰輔恐無許多

物也越大笑與尼絹五十疋

世說

汗不敢出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鍾繇曰可令二子來於是敕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故是一鳳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

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當穿卿頰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煗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

評馬呼牛得毋謔而虐乎

雲溪友議

咏崔雲娘

唐澧州宴酒糾崔雲娘形貌瘦瘠每恃歌聲自謂郢

人之妙李宣古爲一詠遂使箝口詩曰何事最堪悲

雲娘只首低瘦拳拋令急長嘴出歌奇只見肩侵鬓

唯憂骨透皮不須當戶立頭上有鍾馗

贈酒糺詩

唐杜牧罷宣州幕經陝有酒糺肥碩而詞讐牧贈詩

云盤古當時有遠孫尚令今日逞家門一車白土將

泥項十幅紅旗補破裩尨官寺裡逢行跡華嶽山前

見掌痕不須啼哭愁難嫁待與將書問岳神

黑白不均

唐崔涯吳楚狂士也與張祜齊名毎題詩于倡肆無不誦之於衢路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盃盤失措嘗嘲一妓曰雖得蘇方木猶貪玳瑁皮懷胎十個月生下崑崙兒又布袍披襖火燒氊紙補箜篌麻接弦更著一雙皮展子紇梯紇榻出門前又嘲李端端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窻耳似鐺獨把象牙梳插鬢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得詩憂心如病使院飲廻遥見二子躡屐而行乃道傍再拜兢惕曰端端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重贈一絕句以飾之云覓得黃

騮與繡鞍善和坊裡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於是豪富之士復臻其門或戲之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爲一日黑白不均紅樓以爲倡樂

虞舜之辟陽侯

李校書男羣玉既解天祿任歸涔陽經湘中乘舟題二妃廟二首後又題曰黃陵廟前春已空子規滴血啼松風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李君自以第三篇春空便到秋色踟躕欲改之乃有二女郎

見曰兒是娥皇女英也二年後當與郎君爲雲雨之遊李君乃悉其所陳俄而影滅遂掣其神塑而去重涉湖嶺至於潯陽潯陽太守段成式郎中素與李爲詩酒交且述此事段公因戲曰不知足下是虞舜之辟陽侯也

獨異志

斗酒并僕

漢黄覇爲封溪令部人陳廉携酒并猩猩以獻覇問何物人未及應囊中語曰斗酒并僕耳覇以其物

有靈開囊放之猩猩悲啼而去

異苑

就人借頭

太元中王公婦女必緩鬢傾髻以爲盛飾用髮旣多不可恒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至於貧家不能自辦自號無頭就人借頭

劉鵪鶉

有人姓劉在朱方人不得共語若與之言必遭禍難或本身死疾惟一士謂無此理偶值人有屯塞耳劉

聞之析然而往自說被謗君能見明答云世人雷同亦何足恤須臾火燎賫蓄服玩蕩盡於是舉世號爲劉鴨鶻脫過諸塗皆閉車走馬掩目奔避劉亦杜門自守歲時一出則人驚散過於見鬼

北夢瑣言

悔讀南華第二篇

令狐綯曾以故事訪於温岐對以其事出南華且曰非僻書也或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益怒之乃奏岐有才無行不宜與第會宣宗私行爲温岐所

忤乃授方城尉所以岐詩云因以此恨人多積憐讀

南華第二篇

夫人北至

唐王中令鐸重德名家位望崇顯率由文雅非定亂之才鎮渚宮爲都統以禦黃巢寇兵漸近先自赴鎮以姬妾自隨其內未行本以妬忌忽報夫人離京在道中令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寮戲曰不如降黃巢公亦大笑

不肖子弟三變

唐咸通中荆中有書生號唐五經者常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爲蝗蟲謂鬻莊而食也第二變爲蠹魚謂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爲大蟲謂鬻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輩何代無之

潑生喫了

唐劉僕射崇龜以清儉自居甚招物論嘗召同列餐苦蕒饆饠朝士有知其矯乃潛問小蒼頭曰僕射晨餐何物蒼頭曰潑生喫了也朝中聞而哂之

此亦校卒爲者

闕圖衙前將校子也及第歸鄉都押已下爲其張筵乃指盤上醬甌戲老校曰此校卒爲若其人以醋樽進之曰此亦校卒爲若也席人大噱

壯水牛

唐進士曾唐游仙詩才情縹緲岳陽李遠員外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曾往謁之李倒屣迎焉曾質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睹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際拜見安知壯水牛亦恐不勝其載時人聞而笑之

猫兒狗子

唐盧延讓業詩三千五舉方登一第卷中有狐衝官道過狗觸店門開之句租庸張濬親見此事每稱賞之又有餓猫臨鼠穴饞犬舐魚砧之句爲中成令汭見賞又有栗爆燒氊破猫跳觸鬬翻爲王先主建所賞盧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猫兒狗子也人聞而笑之

何者是沅谿沙孔子

唐宰相孔緯嘗拜官教坊伶人繼至求利市有石野猪獨行先到有所賜乃謂曰宅中甚闕不得厚致若

見石野猪幸勿言也復有一伶至乃召儕偕索其笛
指笛竅問曰何者是浣谿沙孔子伶人大笑之

没亦帶焰

金陵徐氏諸公子寵一營妓卒乃焚之徐月英江淮間妓
送葬謂徐公曰此娘平生風流没亦帶焰時號美戲

昭緯作脚

唐薛昭緯未登第前就肆買鞋肆主曰秀才脚第幾
對曰昭緯作脚未曾與立行第

上得不得

唐道士程子霄登華山上方偶有顛仆郎中宇文翰上德不德玄之又玄俱本老子致書戲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懸之又懸

內黄可以唐河水浸

劉仁恭爲魏軍汴軍夾攻敗於內黄爾後汴帥攻燕亦敗於唐河他日命使聘汴汴帥開宴俳優戲醫病人以譏之且問病狀內黄以何藥可瘥其聘使謂汴帥曰內黄可以唐河水浸之必愈賓主大笑

出腹不生養主司

雖盧氏衣冠之盛而累代未嘗知舉乾符中盧携在

中書以宗人無掌文柄者乃擢群從陝虢觀察使盧渥司禮闈是年秋黃巢犯闕僖王播遷舉人星迸逍復京都裴贄連知三舉渥有羨色趙崇戲之曰閣下所謂出腹不生養主司也

但請先訪

有一丞郎馬上內逼急詣一空宅徑登溷軒乃大優穆刀綾空屋也將畢穆優忽至此丞郎慙謝之優穆曰侍郎他日內逼但請先訪閙者絕倒

檢譜角觝

江陵顏雲偶收諸葛亮兵書自言可用十萬軍呑幷四海每至論兵必攘袂叱咤若對大敵時人謂之撿譜角觝

不識鏡

有民妻不識鏡夫市之而歸妻取照之驚告其母曰某郎又索一婦歸也其母亦照曰又領親家母來也

與西川作市令

蜀東西川之人常互相輕薄西川人言梓州者乃我東門之草市也豈得與我爲耦哉節度柳仲郢聞之

謂幕客曰吾立朝三十年清華備歷今日始得與西川作市令聞者皆笑之

千金萬金

唐乾寧中宿州刺史陳璠以軍旅出身擅行威斷進士張䎱恃才傲物席上調璠寵妓張小泰怒撏起付吏責其無禮狀云有張䎱今寓止淮陰來綺席令放恣胸襟璠益怒云據此分析合吃幾下又云只此兩句合吃三下五下切求一笑宜費千金萬金

老朽豈放爾

道學口業

禮部尚書崔貽孫年過八十求進不休素有貯積性好于人左降之後二子爭財醫藥咸不供事書責其子曰生有明君眞宰死有天曹地府無爲老朽豈放爾耶爲縉紳之笑端

定命錄

舊唐書亦載

驢耳

汴州節度李忠臣嘗因奏對德宗曰卿耳甚大貴人也忠臣對曰臣聞驢耳甚大龍耳即小臣得非驢耳耶上大笑

劇談錄

廣德縣令

裴休爲宣州觀察朝謝後未行時曲江荷花盛發與省閣名士數人同遊見五六人坐水際裴與名士憩于旁中有黄衣飲酒半酣指顧笑語輕脫裴揖而問之吾賢所任何官率爾對曰諾卽不敢新授宣州廣德縣令反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裴公效曰諾卽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于是狼狽走不數日廣德縣令請換羅江宰矣宣皇在藩聞之及龍飛裴公入相因

新進任誑家君

書麻制廻謂樞近曰諾卽不敢新授中書侍郎門下平章事

唐實錄

臣妻巨悍

或謂以此言諷上用皇后言

高宗問楊弘武曰卿在司戎授官有非其才者弘武曰臣妻巨悍此其所囑不敢違命上嘉其不隱笑而遣之

南部新書

爭得水喫

白樂天之母因看花墜井後有排擯者以賞花新井之作左遷穆皇常題柱曰此人一生爭得水喫

此鴨能人語

陸龜蒙居震澤南巨積莊產有鬬鴨一欄頗極馴養一旦有驛使過挾彈斃其尤者龜蒙駭之曰此鴨能人語復歸家少頃手一表本云見待附蘇州上進使者斃之何也使人恐盡與囊中金以糊其口龜蒙始焚章草接以酒食使者俟稍悦方請其故曰能自呼名使者憤且笑拂袖上馬復召之盡還其金曰吾戲

之耳

陳郎猶是小孩兒

陳嶠數舉不遂至于暮年遠獲一名還鄉巳耳順矣鄉里以儒家女妻之至新婚近八十矣合卺之夕文士競集悉賦催粧詩咸有生羨之諷嶠亦自成一章

有[illegible]

其末曰彭祖尚聞年八百陳郎猶是小孩兒坐客皆絕倒

陸氏一莊荒

佳群陸贄門生後群典貢放三十人而黜陸簡禮時

如此庄園荒者甚多

群夫人李氏謂之曰君子弟成長合置莊園乎對曰今年已置三十所矣夫人曰陸氏門生典貢陸氏子無一得放者是陸氏一莊荒矣群無以對

何必加之字

妙議論

春明門外當路墓前有堠題云漢太子太傅蕭望之墓有達官見而怪之曰只如此堠但合題蕭望墓何必加之字

諸胡悉帶令

令狐綯爲相以姓字少族人有投者不惜其力繇是

遠近皆趨之至有姓胡月令者進士溫庭筠戲爲詞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

若如此還未盡

進士周逖改次千字文將進之先呈宰執右相陳公問曰有添換乎逖曰飜破舊文一無添換又問翻破盡乎逖曰盡右相曰枇杷二字如何飜破逖曰唯此兩字依舊右相曰若如此還未盡逖逡巡不能對

千字文作語

封抱一任櫟王尉有客過之既短又患眼及鼻塞抱

一用千字文作語嘲之詩曰面作天地玄黃鼻有鴈門紫塞既無左達承明何勞罔談彼短

高塘館

濠州西有高塘館附近淮水御史閻敬愛宿此館題詩曰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今朝寓宿高塘館神女何曾入夢來軺軒來往莫不吟諷以爲警絕有李和風者至此又題詩曰高唐不是這高塘淮畔江南各一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差參笑殺楚襄王讀者莫不解顏

好御史想是做館者也

舊唐書

恐勞遠取

太宗擊竇建德生擒之於陣數之曰我以干戈問罪本在王世充得失存亡不預汝事何故越境犯我兵鋒建德股慄而言曰今若不來恐勞遠取

有降事否

太宗帥師討薛舉敗之追奔至隴坻而還舉又懼太[illegible]宗踰隴追之乃問其衆曰古來天子有降事否

噉人滋味

朱粲自號迦樓羅王嘗取小弱男女以益兵糧後遣使降高祖令假散騎常侍段確迎勞之確因醉侮粲曰聞卿噉人作何滋粲曰若噉嗜酒之人正似糟猪肉

李緯好髭鬚

太宗幸翠微宮授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房玄齡時在京城留守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玄齡但云李緯好髭鬚更無他語太宗遽改授緯洛州刺史

自撻都街

蘇世長機辯有學博涉而簡率嗜酒無威儀初在陝州部内多犯法世長莫能禁乃責躬引咎自撻於都街五伯嫉其詭鞭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而走

千字文爲語

閻立本爲右相與左相姜恪對掌樞密恪既歷任將軍立功塞外立本爲善於圖畫非宰輔之器故時人以千字文爲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餘石豈能自反

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數點赤詣闕輙進諸宰相詰之對云此石赤心所以來進李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石豈能盡反耶

當對曰不及但以赤心耳

婦翁與女婿

張垍以主壻玄宗特深恩寵許于禁中置內宅嘗賜珍玩不可勝數時兄均亦供奉翰林院常以所賜示均均戲謂垍曰此婦翁與女壻非天子賜學士也

誠然

伏獵侍郎

李林甫引蕭炅爲戶部侍郎嘗與嚴挺之同行慶弔

賢宰相六月霜亦得稱瑞否

客亦有禮記蕭炅讀之曰蒸嘗伏獵炅早從官無學術不識伏臘之意誤讀之挺之戲問炅對如初挺之白張九齡曰省中豈有伏獵侍郎

瑞雷

時三月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爲瑞草表將賀王求禮止之曰宰相調燮陰陽而致雪降暮春災也安得爲瑞如三月雪爲瑞雪則臘月雷爲瑞雷也舉朝嗤笑以爲口實

肉眼不識陛下

哥舒翰潼關兵敗降于賊祿山謂之曰汝常輕我今日如何翰懼俯伏稱肉眼不識陛下

杕杜弄麞

李林甫典選部時選人嚴迥判語有用杕杜二字者林甫不識杕字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大常少卿姜度林甫舅子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麞之慶客視之掩口

手打賊

玄宗方擇將帥張垍言李巨善騎射有謀畧玄宗追

口打賊 對

誦經攘 佐可對 [illegible]許退 [illegible]

至京師楊國忠素與巨相識忌之謂人曰如此小兒豈得令見人主經月餘日不得見玄宗使中官召入奏事玄宗大悦遂令中官劉奉庭宣勅令宰相與巨語幾午方出國忠頗怠對奉庭謂巨曰比來人多口打賊公不爾乎巨曰不知若箇軍將能與相公手打賊乎

誦經攘冦

初代宗喜祠祀未甚重佛而元載杜鴻漸與王縉喜飯僧徒代宗嘗問以福業報應事載等因而啟奏代

乃知修齋誦經業有先欲君爲之者

歟

宗由是奉之過當嘗令僧百餘人於宮中陳設佛像經行念誦謂之內道場其飲膳之厚窮極珍異出入乘廐馬度支具廩給每西蕃入寇必令群僧講誦仁王經以攘虜寇苟幸其退則橫加錫賜

尿液俱下

李正己驍健有勇力寶應中衆軍討史朝義至鄭州廻紇方強暴恣橫諸節度皆下之正己時爲軍候獨欲以氣吞之因與其角逐衆軍聚觀約曰後者批之旣逐而先正己擒其領而批其背廻紇尿液俱下衆

軍呼笑虜懸孫是不敢爲暴

麞頭鼠目

李揆秉政侍中苗晉卿累薦元載爲重官揆自恃門望以載地寒意甚輕易不納而謂晉卿曰龍章鳳姿之士不見麞頭鼠目之子乃來

請罷拾遺補闕

李泌奏請罷拾遺補闕代宗雖不從亦不授人故諫司唯韓皐歸登而已泌仍命收其署食錢令登等寓食于中書舍人故時戲曰韓諫議雖分左右歸拾遺

莫辨存亡如是者叄年

何得將元平兒來

李元平性踈傲敢大言好論兵關播竒重之許以將帥時李希烈反叛播乃盛稱元平特召見不數日擢爲檢校吏部郎中兼汝州別駕知州事既至部募工徒繕理郛郭希烈乃使勇士應募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僞將李克誠以數百騎突至先應募執役者縛元平馳去既見希烈遺下汚地希烈見其無鬚耿小戲謂克誠曰使汝取李元平何得將元平兒來因嫚駡

好將帥

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邪

不復偶公輩

李抱眞晚年好方士以冀長生有生李長者爲抱眞鍊金丹紿抱眞曰服之當昇仙遂署爲賓僚數謂參佐曰此丹秦皇漢武皆不能得唯我遇之他年朝上清不復偶公輩矣復夢駕鶴冲天寤而刻木鶴衣道士衣以習乘之凡服丹二萬丸腹堅不食將死不知人者數日矣道士牛洞雲以猪肪穀漆下之殆盡病少間李長復曰垂上仙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九頃之

卒

知渠合死

前湖南觀察辛京杲嘗以忿怒杖殺部曲有司劾奏京杲殺人當死從之李忠臣奏曰京杲合死久矣上問之對曰渠伯叔某於某處戰死兄弟某於某處戰死渠嘗從行獨不死是以知渠合死久矣上亦憫然不令加罪

不足煩相公寄意

李希烈反陳少遊悉令管内刺史送妻子在楊州以

爲質張萬福獨不送謂使者曰爲某白相公萬福妻老且醜不足煩相公寄意終不之遣

囁嚅翁

賫華性温雅多不能持論士友言議之際吻動而不發白居易等目爲囁嚅翁

適從何處來

時元稹依倚内官得知制誥武儒衡深鄙之會食苽閣下蠅集於上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處來而遽集於此同寮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亦知亦趣

銀杯羽化

柳公權志耽書學不能治生爲勳戚家碑板問遺歲時鉅萬多爲主藏豎海鷗龍安所竊別貯酒器杯盂一笥緘縢如故其器皆亡訊海鷗乃曰不測其亡公權哂曰銀杯羽化耳

走爲上計

楊州牙將畢師鐸囚其帥高駢懼外兵來侵乃迎秦彥爲帥師鐸爲楊行密所敗彥急求援於蘇州刺史張雄雄率兵赴之城中務糧並盡雄多軍糧相約交

市城中以寳貝市米金一斤通犀帶一得米五升雄軍得貨不戰而去九月畢師鐸出戰又敗自是日與秦彦相對嗟惋問神尼奉仙何以獲濟尼曰走爲上計

未聞良醫能治老

賈敦實爲懷州刺史永淳初以年老致仕及病篤子孫迎醫視之敦實曰未聞良醫能治老也終不服藥

束帶立于朝

來子珣以上書陳事除左臺監察御史時朝士有不

帶靴而朝者予珣彈之日臣聞東帶立於朝舉朝大噱

四其御史

郭霸為右臺侍御史初舉集召見於則天前自陳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則天悅故拜焉時人號為四其御史

壯哉御史

糞味今苦

魏元忠臥疾諸御史盡往省之郭霸獨居後比見元忠憂懼請示元忠便液以驗疾之輕重元忠驚悚霸

悅曰大夫糞味丼或不瘳今味苦當即愈矣元忠剛直殊惡之以其事露朝士

此即好事

則天嘗問群臣此在外有何好事舍人張元一素滑稽對曰百姓喜洛陽橋成幸郭霸死此即好事

以身爲犧牲

武后有疾詔遍祭神廟以祈福消災閻朝隱仕少室山時有給事中因親撰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于俎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會后疾愈特加賞賚

左司郎中張元晝一代擬圖以進后大笑雖厚賜然亦鄙其爲人

嘲崔善

崔善歷內史舍人尚書左丞甚得譽諸曹令史惡其聰察因其身短而傴嘲之曰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體上全無項胸前别有頭

唐書

殺五百豈不定

常山愍王承乾嘗曰我作天子當肆吾欲有諫者我

何必殺許多

殺之殺五百人豈不定

以賜駙馬

太平公主則天皇后所生后愛之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后不欲棄之夷乃爲道士築宮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事又之主衣紫衮玉帶折上巾具紛礪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爲武官何遽爾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尚之

文武豈有種

來獲兒本驍將其二子恒濟俱以學行稱相次知政

事時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主工作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邪

墨汙爾

婁師德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按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濡筆曰墨汙爾

又思天子

宗楚客嘗密語其黨曰始吾在卑位尤愛宰相及居之又思天子南面一日足矣

此法久停齋娘失望

揣人舞態愈工醜態愈露

齋娘

中宗將郊用祝欽明議以皇后爲亞獻取大臣李嶠等女爲齋娘奉豆籩禮成詔齋娘有夫者悉進官

昵宴近臣

中宗昵宴近臣及修文學士詔徧爲伎工部尚書張錫爲談容娘舞將作大匠宗晉卿爲渾脫舞左衛將軍張洽爲黃麞舞給事中李行言歌駕車西河曲餘臣各有所陳皆鄙黷而山惲奏無所習惟知誦詩乃誦鹿鳴蟋蟀二篇

日用該預備一事答虜

吾請北面

武平一問崔日用曰公言齊桓公楚莊王時諸侯屬齊若楚凡幾平王靈王時諸侯屬晉楚凡幾晉六卿齊楚執政幾何人日用謝曰吾不知君能知乎平一條舉始末無留語日用曰吾請北面闔座大笑

隨駕隱士

盧藏用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隱士

亦不敢留君

初嚴綬未顯過閿鄉尉李達達不禮方飲乞客不召



緩後達罷彭城令過并州晨入謁不知緩也緩方大

宴賓客召達至戒客勿起讓曰吾昔覊旅閭鄉君方
所個小人

召客食而不顧我今我召客亦不敢留君達慙不得

去左右引出

丘之禱久矣不同前

黎斡為京兆尹時大旱斡造土龍自與巫覡對舞彌
好京兆

月不應又禱孔子廟代宗笑曰丘之禱久矣使毀土

龍帝㣲用旣而霔雨

彼李揆安肯來

李揆素爲盧杞所惡用爲入蕃會盟使拜尚書左僕射揆辭老恐死道路不能達命德宗惻然杞曰和戎者當練朝廷事非揆不可異時年少揆者不敢辭揆至蕃會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紿之曰彼李揆安肯來

火通

殺爾金焉往

錢鏐遣沈槃害杜儒休始孺休見攻也曰勿殺我當與爾金槃曰殺爾爾金焉往與兄述休同死

透

爲我了果事

代宗召張萬福曰欲一識卿面且將以許果累卿萬福辭謝因前曰陛下以一許果召臣如河北諸將叛欲屬何人帝笑曰姑爲我了果事且當大用

良醞可戀

武德初王績以六合丞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邪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

有滌意

貞觀初王績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大樂署史焦革家

善釀績求爲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之曰有深意竟除之華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去

頸豈頑奴砥石

劉闢反林蘊劣以逆順不聽復遺書切諫闢怒械于獄且殺之將就刑大呼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得死幸矣闢惜其直陰戒刑人抽劍磨其頸以脅服之蘊叱曰死卽死我頸豈頑奴砥石邪闢知不可服捨之

戲崔林優曉

林蘊辯給嘗有姓崔者矜氏族蘊折之曰崔杼弒齊君林放問禮之本優劣何如邪其人俯首不能對

味道必死

蘇味道為天官侍郎杜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

劫天子賊奪天子賊

朱全忠合四鎮兵十餘萬營壘相屬晝夜攻鳳翔外兵詬守者曰劫天子賊守者亦詬外兵曰奪天子賊

取公鐵籠來

天道好還

索元禮制獄作鐵籠聲囚首加以楔至腦裂死後以苛猛受賕武后厭衆望收下吏不服吏曰取公鐵籠來元禮服罪死獄中

暢快

請甞熾甕

天授中人告來子詢周興與丘神勣謀反詔來俊臣鞫狀初興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興曰易耳內之大甕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火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甞之興

妙

駭汗叩頭服罪

此闗魚公何疑

周利貞謫錢塘尉時禁捕魚州刺史飯蔬利貞忽饋隹魚刺史不受利貞曰此闗魚公何疑問其故答曰適見漁者網不獲而有魚焉闗得之刺史大笑

賀賊出塞

結賛入寇涇隴邠之民蕩然盡矣諸將曾不得一俘但賀賊出塞而已

吾見不及若兒

許彥伯昂子也頗有文敬宗晩年不復下筆凡大典冊悉彥伯爲之嘗戲昂子敬宗曰吾兒不及若兒答曰渠父不及昂父

捧腹編卷八終

捧腹編目錄

卷九

拔釘錢　安得謂我爲窦

卿亦何必有作　兎天子跛皇后

但恐不易了　一之不開

豈知非佛佞我　死而後語

遺兎園册　臣叨入相之資

二十四考中書令　世修降表李家

世豈乏賢　果煩老兄復來

臨王

龍逢比干非非是俊物　未得通公主

珽上加帽　我馬尚在

長亂公　漢兒强知星宿

且得燕雀相賀　蒼蒼在鬢

止爲此翁難遇　毋言寧無食

石頭之與番禺　藍謝青

作得李長使一鄉指不　謝王瞋不謝王理

游道宴歌　獼猴衣帽

是虜非蜀　何關韓子熙事

用人似貧士市瓜　善用三短

蓺眉樹蘋　臣卿乃少

陽五伴侶　騶駒娘子

自遊赤棒　敎爲金字

窮瘠自足　賦正似疥駱駝

擲地來碑　觸觸生

何妥桅營　蘇何訶詆

尋劉從同冢　叢荊試人

臨死取服　戲爲師公

嘲王盧姓　　　　無人侫我

宋書

多鬼可畏　　　　事不均平

掛訖更啟　　　　讓王表

向顧見瞰　　　　先人必當驚怖

移我遠裕　　　　項羽千敗

使知苦劇

南齊書

足狗肉便了事

梁書

出行褰車帷幔　速反蔥肆

小人如失主犬　惟作大諾

四盡　安敢失禮

薄暮遊荒淫

魏書

諱言老　尚書亦須我

豈有此理　聞亦不解

北齊書

穿錐　車輪括頸

老公失阿劉　箕子爲之奴

拊胸而退　魚鳥留連

莫尤我　漫漢不虛

白擲劇飲　聞樂不樂

其言亦吃　敢同百獸

戲面狹長　如州官名如周

隋書

何不近比老彭　麥豆不殊

僕從噉肉

捧腹編卷九

茂苑許自昌玄祐父輯
武林吳元龍仲飛父校

五代史

妾亦如此

梁太祖破朱瑾納其妻以歸元貞皇后張氏迎太祖于封丘太祖告之后遽見瑾妻瑾妻再拜后亦拜悽然泣下兗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興干戈而使吾姒至此若不幸汴州失守妾亦如此矣

嫪婦言已又泣太祖為之感動乃送瑾妻為尼

事忙無暇

張延朗充三司使明宗常出游幸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聞者笑之

入草人

莊宗遣李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劍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衣之類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

爲人草人乎

戲引李陵書

莊宗椒梁遣蕭希甫宣慰青徐希甫始知其母已死而妻亦改嫁矣希甫乃發哀服喪居于魏州人戲引李陵書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時皆傳以爲笑

筭子未知顛倒

王章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于國邪

隨年杖

劉銖爲人慘酷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卽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其下謂之合歡杖

若遇黃祖必然打殺

劉山人來省女

唐莊宗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耻其家世而特諱其事莊宗戲爲劉叟衣服自負藥囊藥篋使其子繼岌提破帽而隨之造其臥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

怒笞繼岌而逐之宮中以此爲笑樂

伶人責縣令

莊宗好畋獵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爲民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及率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飢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唱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

李天下

莊宗嘗與羣優戲于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敬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羣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詰曰汝奈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于是左右皆笑

縱兒女齧人

敬新磨嘗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齧人莊宗家世

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銅無光矣莊宗大笑而釋之

幷禁月明

李茂貞居岐以寬仁愛物民頗安之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榷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爲炬也有優者誚之曰臣請幷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

積錢有聲

袁梟先于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常有聲如牛人以爲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宜益以錢聲必止聞者傳爲笑談

拔釘錢

趙在禮在宋州人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謂曰眼中拔釘豈不樂哉既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内口率錢一千自號拔釘錢

安得謂我爲奚

康福世本夷狄而夷狄貴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種也福嘗有疾臥閤中僚佐入問疾見其錦衾相顧竊戲曰錦衾爛兮福聞之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爲奚聞者笑之

卿亦何必有作

王峻于樞密院起廳事極其華侈邀周太祖臨幸賜予甚厚後太祖于内園起一小殿峻輒奏曰宮室已多何用此爲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峻慙不能對

人多有此病

案鄭珏乃綮後鄭五之孫祖孫相業並足貽笑。

禿天子跛皇后

楊光既病禿而妻又跛其足也將反人爲之語曰自古豈有禿瘡天子跛脚皇后耶相傳以爲笑

但恐不易了

唐莊宗自鄆州入汴梁末帝聞唐兵且至惶恐不知所爲與李振敬翔等相扶慟哭因召鄭珏問計安在珏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末帝問其策何如珏曰願得陛下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末帝曰事急矣寶固不足惜顧卿之行能了

事否珏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于是左右皆大笑

三不開

紀異錄胤孫入相視稍未暫延接時號三不開

馬胤孫臨事多不能決當時號爲三不開謂其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也

相公入朝印不開見客口不開歸宅門不開

豈知非佛佞我

馬胤孫既學韓愈爲文故多斥浮屠氏之説及罷歸乃反學佛撰法喜集佛國記行于世人有戲胤孫曰公素慕韓愈爲人今反佞佛是佛佞公邪公佞佛邪胤孫答曰豈知非佛佞我也時人傳以爲笑

死而後語

崔協爲唐明宗相在位無所發明既死而有降語其家特人嘲之曰生不能言死而後語云

遺兎園册

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誚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劉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爲岳曰遺下兎園册爾兎園册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道聞之大怒

臣叨入相之賚

李愚自太常卿作相而盧文紀代之及文紀作相李鏻乃求爲太常卿及拜命中謝曰臣叨入相之賚朝士傳以爲笑

二十四考中書令

漢高祖入洛先遣人馳詔東京百官嘗授僞命者皆焚之使勿自疑由是御史臺悉斂百官僞勑焚之李崧以手指其胸引郭子儀自誚以語人曰此乃二十四考中書令也聞者笑之

世修降表李家

初李昊事王衍為翰林學士衍之亡也昊為草降表至是又草焉蜀人夜表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以為笑

世豈乏之賢

馬希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雞慕之乃日烹五十雞以供膳父殷死希聲不入泣頓食鷄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之賢邪

果煩老兄復來

王審知卒子延翰立審知養子延稟時與延翰不叶同鏻（審知次子初名延鈞）謀殺之延稟自以養子推鏻而立之延稟還建州鏻餞于郊延稟臨訣謂鏻曰善繼先志毋煩老兄復來鏻銜之後延稟率兵擊鏻見執鏻誚之曰子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兄復來遂殺之

睡王

東丹述律立好飲酒不恤國事每酣飲自夜至旦晝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

北史

龍逢比干非是俊物

與御丞李集面諫文宣比之有甚于桀紂帝令縛置流中沈没乆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囬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漢方知龍逢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之

未得通公主

琅邪公主名玉儀魏高陽王斌庶生妹也初不見齒

爲孫騰妓騰又放棄齊文襄遇諸途悅而納之遂被
殊寵奏魏帝封爲文襄謂崔季舒曰爾由來爲我求
色不如我自得一絕異者崔暹必當造直諫我亦有
以待之及暹諮事文襄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暹懷
刺墜之于前文襄問何用此爲暹悚然曰未得通公
主文襄大悅把暹臂入見焉季舒語人曰崔暹常忿
吾佞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合殺及其自作體佞乃
體過于吾

珗上加帽

扶風邵王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嘗于室內置酒十瓶瓶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適入室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酒歸周文撫手大笑 趣

我馬尚在

王皓字季高嘗從文宣北征乘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候爲求覔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

長鬣公

許惇美鬚下垂至帶省中號長鬣公齊文宣嘗因酒酣提惇鬚稱美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因不復敢長人又號齊鬚公

漢兒強知星宿

源師仕齊爲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爲錄尚書事謂爲眞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云作何顏色師整容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眞龍別有所降阿那肱

不差

忽然作色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

且得燕雀相賀

盧詢祖初襲祖爵大夏男有宿德朝士謂曰大夏初成詢祖應聲曰且得燕雀相賀

快

蒼蒼在鬢

邢邵嘗戲盧詢祖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惕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

止爲此翁難遇

魏孝武帝納神武女爲后詔李元忠致聘于晉陽毋
宴席論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轟轟大樂比來寂寥
無人問更欲覓建義處神武撫掌笑曰此人逼我起
兵賜白馬一匹元忠戲曰若不與侍中當更覓建義
處神武曰建義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
忠曰止爲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捋神武鬚大笑

每言寧無食

李元忠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後自中書令復
求爲太常卿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神武欲用爲

于固作怡

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播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時宜勿飲酒

石頭之與番禺

李安世爲主客令齊使劉纘朝貢安世奉詔勞之纘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石頭之與番禺耳

藍謝青

李謐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

果然

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作得李長史一脚指不

李幼廉爲瀛州長史齊神武行經冀部總合河北六州文籍商榷戶口增損親自部分多在馬上徵責文簿指影取備事非一緒幼廉應機立成恒先期會爲諸州準的神武深加慰勉仍責諸人曰碎卿等諸人作得李長使一脚指不

謝王瞋不謝王理

宋游道爲尚書令臨淮王譴責游道乃執版長揖曰

下官謝王嗔不謝王理

游道宴歌

宋游道除司州中從事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于河橋游道于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固大癡游道應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癡

獼猴衣帽

李獎二子構訓居貧宋游道後令其求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凡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構訓其使氣儻俠如此時人語曰游道獼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

見何謂醜者必無情構嘗因游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爲通名稱從弟游山游道出見之乃獮猴而衣帽也將與構絕構謝之豁然如舊

是虜非蜀

薛聰除羽林監孝文曾與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戲謂聰曰世人謂卿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仕漢朝時人呼爲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爲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

唐語林玄宗謂李白曰朕與天后任人如小兒

撫掌笑曰卿幸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復苦朕

何關韓子熈事

韓子熈初爲侍讀除國子祭酒儉素安貧常好退靜選鄴之始百司並給兵力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熈曰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熈事論者高之

用人似貧士市瓜

楊愔典選二十餘年奬擢人倫以爲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爲愔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

非不相背准其屁大者

大者

善用三短

李諧爲人短小六指因癭而舉頋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蓺眉樹鬚

李庶生而天閹崔諶調之曰教弟種鬚以錐徧刺作孔揷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蓺眉有効然後樹鬚世傳諶門有惡疾以呼沲爲墓田故庶言及之邢邵在傍大笑

臣卿乃少

孫紹爲太府少卿曾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卿乃少

陽五伴侶

陽休之當文襄時多作六言歌辭淫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爲陽五伴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絕弟俊之嘗過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誤賣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輒敢議論俊之大喜

騮駒娘子

祖珽所乘老馬常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奸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珽早狎于衆中嘲珽曰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年十歲猶號騮駒奸耳順尚稱娘子于是喧然傳之

自避赤棒

司馬膺之性方古不會俗舊與楊愔同爲黃門郎至愔爲尚書令抗禮如初會路逢愔威儀道引乃于樹下側避之愔于車望見令呼謂曰兒何意避弟膺之曰我自避赤棒本不避卿

敎爲金字

解律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司馬子如敎爲金字作屋況之其字乃就

卿應自足

孫搴常服棘刺丸李諧調之曰卿應自足何假外求

賦正似疥駱駝

劉晝制賦以六合爲名自謂絕倫乃嘆儒者勞而寡功曾以賦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謂曰賦名六合已

是太愚文又愚于六合君四體又甚于文書不忿又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嫵媚

掘地求碑

熊安生在山東時歲歲游講從之者傾郡縣或誑之曰某村古冢是河南將軍熊光去七十二世舊有碑爲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鄭大謹判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訴非理安生率其族向冢而號

避諱者如此

觸觸生

熊安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徐之才諱雄和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群公哂之

何妥機警

何妥少機警八歲游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爲河水之河妥應聲答之曰生姓顧是眷顧之顧爲新故之故

蘇何訶詆

蘇威定考文學何妥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妥不

慮無博士妥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

尋劉儀同家

劉臻無吏幹又性惚怳躭經單思至于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因答曰知于是因之而去旣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邪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于是顧盼久之乃悟叱從者汝大無

意吾欲造劉訥耳

叢荆試人

燕榮嘗按部道次見叢荆堪為笞箠命取之輙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有罪當免及後犯細過將撾之人曰前日被杖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邪

臨死取服

有張遠游者文宣時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及成帝置玉匣云我貪人間作樂不能飛上天待臨死時

𤧚服

戲爲師公

鄭道育常戲徐之才爲師公之才曰既爲汝師又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

嘲王盧姓

徐之才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誑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成羊嘲盧元明云卿姓在上爲虐在丘爲虛生男則爲虜配馬則爲驢

無人佞我

徐之才爲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佞我何由可活

宋書

多鬼可畏

前廢帝初踐祚受璽紱悖然無哀容太后疾篤遣呼帝帝曰病人間多鬼可畏那可往太后怒語侍者將刀來破我腹那得如此寧馨兒

事不均平

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前廢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數萬而妾唯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爲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

期訖更啓

明帝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凶衰及疑似之言應回避者數百千品有犯必加辠戮改騧爲𩧢瓜亦以騧字似禍字故也以南苑借張永云且給三百年期訖更啓

讓王表

宋世諸主莫不嚴妬太宗每疾之湖熟令袁慆妻以妬忌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斅當尚世祖女上乃使人爲斅作表讓婚其畧曰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溫斂威眞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灸足以違詔王偃無仲都之質而倮露于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于深井謝莊殆自同于矇瞍殷沖幾不免于強鉏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于崇貴事隔于聞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于僕隷防閑過

可爲痛哭流涕

于婢妾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于欲號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晡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睨魄朝不識曙星至于夜步月而弄琴晝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老醜叢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禮則有列媵象則有貫魚本無嫚嫡之嫌豈有輕婦之誚況今義絶傍和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無儀設辭輒言輕易夫螽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妬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往往

靈休自消非邕罪也

總詞駙馬之身適罹斁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

向顧見瞰

劉邕所至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炙瘡瘡痂落牀上因取食之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飴邕邕既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啖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史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鞭瘡痂常以給膳

先人必當驚怖

張輿世父仲子由輿世致位給事欲將往襄陽愛戀鄉里不肯去嘗謂輿世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可送一部行田時吹之輿世素恭謹畏法憲譬之曰此是太守鼓角非田舍所吹輿世欲拜墓仲子謂曰汝衛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輿世減撤而後行

移我遠客

張敷遷正員郎中書舍人狄當周赳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赳曰彼不相容便不如不往詎可輕往邪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

先設三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詶接甚歡既而呼
左右曰移我遠客

項羽千敗

南郡王義宣既敗入江陵城仍出聽事見客左右翟
靈寶誡使撫慰衆賔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
令治兵繕甲更爲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
宣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千敗衆咸掩口而笑

使知苦劇

廢帝在東宮銜謝莊至是遣人詰責莊曰卿昔作殷

從諫如流

貴妃誅頗知有東宮不將誅之或說帝曰死是人之所同復一往之若不足爲深困莊少長富貴今且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然後殺之未晚也帝然其言繫于左尚方

南齊書

足狗肉便了事

信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先經爲縣令死遂發靈周山圖啟乞加神位輔國將軍世祖答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爲

梁書

出行褰車帷幔

曹景宗好内妓妾至數百窮極錦繡性躁動不能沈默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輙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少年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肉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

輙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無氣

速反葱肆

呂僧珍爲南兗州刺史不私親戚從父兄子宏以販葱爲業僧珍既至乃棄業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但當速反葱肆耳

今并無一見矣

小人如失主犬

馬仙琕爲豫州刺史高祖起義師四方多響應高祖

使仙埤故人姚仲賓說之仙埤於是斬仲賓以殉義師至新林仙埤猶持兵於江西日鈔運漕建康城陷仙埤號哭經宿乃解兵歸罪高祖勞之曰射鉤斬袪昔人弗忌卿勿以戮使斷運苟自嫌絕也仙埤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爲用高祖笑而美之

惟作大諾

陳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詞訟惟作大諾而已

四畫

不行稱麻絲可紀也

魚弘歷南譙盱眙竟陵太守常語人曰我爲郡所謂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民庶盡

安敢失禮

到溉有禮記高祖戲與之賭溉輸而未進高祖謂朱异曰卿謂到溉所輸可以送未溉飲板對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禮高祖大笑

薄暮遵荒涇

何點既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也點雖婚亦

不與妻相見棄別室以處之人莫喻其意也吳國張融少時免官而爲詩有高尚之言點贈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雖戲也而融久病之及點後婚融始爲詩答點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遘荒淫點亦病之而無以釋也

魏書

諱言老

傅永遷左將軍南兗州刺史時年踰八十猶能馳射盤馬奮矟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

尚書亦須我

裴植自言人門不後王肅怏怏朝廷處之不高及爲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爲已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

豈有此理

裴粲爲膠州刺史時青州叛賊耿翔受蕭衍假署寇亂三齊粲唯高談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曰言賊至粲云豈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門粲乃徐云耿王可引上廳事自餘部衆且

付城外葬爲翔所害送首蕭衍

聞亦不解

裴遠除開府儀同參軍事放情琹酒之間每出返家

人或問有何消息答曰無所聞縱聞亦不解

北齊書

穿錐

厙狄干不知書署名爲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

錐

車輪括頸

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高祖之壻勢盛當時因
退食暇尋高季式與之酣飲留宿旦日重門並閉關
籥不通消難固請曰我是黃門郎天子侍臣豈有不
叅朝之理且已一宿不歸家君必當大怪今若又留
我狂飲我得罪無辭恐君不免譴責季式曰君自稱
黃門郎又言畏家君欲以地勢脅我邪高季式死自
有處初不畏此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
飲季式云我留君盡興君是何人不爲我痛飲命左
右索車輪括消難頸又索一輪自括頸仍命酒引滿

好之人

相勸消難不得已欣笑而從之方乃俱脫車輪更留一宿

老公失阿劉

和士開以佞幸勢傾朝列令人求平鑒愛妾劉氏鑒即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爲身作計不得不然

箕子爲之奴

武帝怒臨漳令稽曄及舍人李文師以曄賜薛農洛文師賜崔士順爲奴鄭子默私謂王昕曰自古無朝

晞令妻
答所謂
與狐謀
裘與羊
謀羞者

士作奴昕曰箕子爲之奴何言無也

拊胸而退

王晞無子孝昭將賜之妾使小黃門就宅宣旨皇后相聞晞妻晞令妻答妻終不言晞以手拊胸而退帝聞之笑

魚鳥留連

王晞嘗詣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召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閤祭酒盧思道謂晞曰昨被召已來頗得無以魚鳥致怪晞緩笑曰

昨晚陶然頹以酒漿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而已

莫尤我

晉陽陷敗王晞與同志避周兵東北走山路險迴懼有劫賊而晞温酒服膏曾不一癈每未肯去行侶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行事若不悔久作三公矣

漫漢不虛

楊愔聰記強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問或单稱姓或单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曾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

好記性

識悟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我何不識卿漫漢嘆服又調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是不虛

白擲劇飲

元文遥子行恭少頗驕恣文遥令與范陽盧思道交游文遥嘗謂思道云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答云郎君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白擲劇飲亦天性所得

聞樂不樂

高祖山陵還帝欲作樂復令議其可不斛斯徵曰孝經云聞樂不樂聞尚不樂其況作乎鄭譯曰既云聞樂明即非無止可不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

其言亦吃

鄭偉性吃少時嘗逐鹿于野失之遇牧豎而問焉牧豎答之其言亦吃偉怒謂其効巳遂射殺之

敢同百獸

高祖與蕭歸宴酒酣高祖命琵琶自彈之謂歸曰當爲梁主盡歡歸乃起請舞高祖曰梁主乃能爲主舞

乎歸曰陛下旣親撫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

戲面狹長

宗如周面狹長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蕭詧嘗戲之曰卿何爲謗經如周踧踖自陳不謗詧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嘗不謗餘經政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

如州官名如周

嘗有人訴事于宗如周謂爲經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小人敢呼我名

其人慙謝曰秖言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不敢喚如州官作如州如府乃笑曰命卿自責見侮反深

隋書

何不近比老彭

李德林善屬文辭覈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温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温子

麥豆不殊

麥鐵杖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口對曰麥豆不殊那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之時人以爲敏慧

僕從噉肉

王劭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輙爲僕從所噉劭後知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厨人方免笞辱

捧腹編卷九終